



村子里有两座庙,一座大庙,在东团营四队,一座小庙,在沈家厦。我离开东团营时,大庙的旧址上已是一座新建筑——大会堂兼大队部。

东团营原先的寺庙很大,砖墙瓦屋面木结构,高大庄严,这在全是土坯茅屋顶的乡间,很是显眼突兀。据村里老人说,这庙是民国六年建,叫“惜字社”,民国十二年扩建,改叫“三圣庵”(寺庙之多,重名亦多)。

我们插队到这里时,里面的佛陀菩萨像已无踪影,庙成了公物,被分隔成多个空间,发挥着不同的功能。大队部,豆腐作坊,学校,还兼储存属于大队的公物。

大队部是两个隔间,一个是支部书记办公室,桌上放着一叠报纸和上级文件,一个是大队会计办公室,墙上挂着算盘,桌上一叠十行纸,公章锁在办公桌抽屉里。大队会计业务多,用公章多,由他保管,方便。

庙子分隔的一个大间是四队的豆腐作坊。我们下来没几天,农民兄弟领我们去玩,见识了豆腐作坊原始的劳作。农村的冬夜,室外黑灯瞎火,进得豆腐坊,里面雾气缭绕,定一下神,透过腾腾热气,才看清马灯下几位师傅在忙碌。大铁锅里烧开了的豆浆升腾着白气,两个师傅面对面坐,两双手操着一个缀着大布兜的十字方框,方框用绳索吊着,悬挂在几根木头支成的木架下,布兜里盛着从锅里舀出的带渣的豆浆,两双手反复威动着木架,布兜滤出的热腾腾的豆浆漏在下面的大缸里。慢慢地布兜里豆浆渣越来越多,两人抓着木把,很默契地把布兜口往旁一甩,豆浆渣便倒在了一旁。滤出来的豆浆渣是热的,加点盐就能做搭粥的小菜,如

村里的寺庙和学校

□ 汪泰

配一把麻咸菜,倒点菜籽油炒炒,可香了。豆浆渣当然更是猪的好饲料。滤渣后的豆浆慢慢冷下来,表面结着一层白色的皮,用细棍挑出挂在一边,就是豆腐皮。挑过豆腐皮的豆浆可加工成豆腐、豆腐干和百页。

学校只是个一二年级复式教学班,有二三十个孩子,放在了庙子的大门口,光线好,由一位姓周的快要退休的老师教着。老师是外乡人,住在学校,每日三餐去他的学生家轮流吃。这位老师每天用一个手帕包一些米,丢给轮伙的学生家,伙食费就不算了。农民对教书先生是尊重的,中饭总得有一些荤腥才说得过去。周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四个口袋的灰中山装,嘴巴一周的浓须使先生更像先生,农民们背后都称他为“哈先生”。周老师退休后,我们三队的杏芝因识字,由大队协调,做了民办代课老师,月薪5块钱,大队再记点工分。我常路过这个教学点,远远听得王老师用教鞭敲课桌和他直着嗓子对学生喊叫的声音。

那时,村村设完小(小学六年制改五年),东团营也要新建学校,还要建一座大会堂。两件事,让领导们的眼光盯上了这座多功能的寺庙。于是很合理地拆除了庙子,拆下的部分材料,在绕村的小河旁建了三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兼宿舍。来了一位公办老师兼校长,一位知青任民办老师,杏芝老师就调到了沈家厦教学点,继续教他的一二年级复式班。

庙宇原址要建大会堂。动工时,各队派工,我是小工之一。设计与施工,都是大队里的能人巧匠为之。会堂采用大跨度的钢筋横梁,几架钢梁横跨东西两边墙头,中间没有立柱。工地上很是热闹,师傅们比进度、赛本事。为了求快,有些砌墙师傅都顾不上用石灰和黄泥搅拌,只用普通黑土搅拌成稀烂泥。

大会堂建成了,里面空旷宽敞,颇有气派,主席台一米高,两厢是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办公室。主席台旁一间小门通往外面的一间平房,演出文娱,可在平房里化妆,由小门上台,很方便;农村大队,少见。空旷的会堂里没有条凳,开大队全体社员大会,晚上放电影,大家自带板凳,高矮不讲究,坐下就行。后来,我考上师范离开了大队。不久,听说在一个夜晚,轰然一声巨响,大会堂的屋顶一下子全部坍塌了。人们起身到跟前一看,大会堂只留下高高的四壁,屋顶全部趴在在地面,一地粉碎的大瓦,七零八落的钢梁瘫在地上,墙壁上的窗户成了几个大黑洞,瞪着四周的社员。人们的舌头伸得老长:亏是夜里,不然的话……从建到塌,不到十年。

后来,杏芝老师调回东团营,我去顶替,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。学校是村里的顶级建筑——又一座小庙,却又青墙黛瓦,很是抢眼。成为公产后,理所当然成了村里的仓库和学校。仓库和学校中间没有隔墙,仓库里放着村里的大型木质农具,学校里几排木板钉成的学桌,孩子自带板凳。我的复式班有三个年级——幼儿园、一年级、二年级,各有十来个孩子。

我在沈家厦教了一学期复式班,调到一个更大的学校去了。

蝉鸣撩开盛夏的帷幕,父亲又要回老家了。无论我们如何挽留,他执意要走,说:“城里热烘烘的,哪有老家凉快。”这话不假。儿时在下,即便没有空调风扇,夏夜摇着蒲扇数星星,也满是清凉;如今窝在恒温的空调房里,心如被火燎着般烦躁。或许正是懂得这份对故土的眷恋,我们最终松了口气。

以往父亲回乡,是我驱车护送,可这次因工作缠身,只能让父亲独自踏上归途。我选了小区旁车站始发的大巴,这趟车途经老家村口,既方便又省心。得知行程敲定,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,我年幼的儿子却嘟囔:“爷爷老想着老家,都不喜欢我们了。”是啊,自母亲离世后,父亲在城里生活了七八年,可始终融不进这方天地。每当提起老家,他便精神矍铄,那句“金窝银窝,不如老家的草窝”更是挂在嘴边。

出发前夜,我们帮父亲收拾行李,反复

乡愁如夏

□ 马晓炜

叮嘱:“车站近得很,不用起太早。”父亲连连点头,可次日清晨五点不到,他已利落地收拾好行李,催促着要出门。我睡眼朦胧地爬起来,他却笑着说:“人等车可以,车等人不行。坐上心里才踏实。”看着父亲固执的模样,往事不由翻涌上来。年轻时他当民兵连长,保准第一个到村里开会;带我去学校开家长会,也必定提前到场。那句“宁愿我等别人十分钟,也不许别人等我一分钟”,不仅是他的生活信条,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。

天光大亮时,我陪着父亲向车站走去。夏日的清晨还带着几分凉意,路边的樟树上知了已经开始鸣叫。父亲兴致勃勃地说:

“家里凉快得很,入夏下了四场雨了。”远离故土的他,对村里的点滴变化了如指掌。我知道,他时常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,问庄稼长势,问池塘水位,谁谁家添了孙子亦记得清清楚楚。

车缓缓启动,父亲贴着车窗向我挥手,白发在风中微微颤动。我赶紧掏出手机,给老家的堂哥发了条消息:“我爸上车了,大概中午到村口,麻烦你去接一下。”很快收到回复:“放心吧,我一定提前去等着。”简短的对话里,是割不断的血脉亲情。

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,我突然无比想念老家院子里那口老井,想念井台上那湿漉漉的青苔,想念幼时打水时嬉戏的场景。也许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回不去的故乡,都有一个走不出的夏天。父亲的乡愁是那片土地,而我的乡愁,是父亲站在村口等我的身影……

吃肉自由

□ 陈忠友

掰开指头算了一下,吃肉自由,我是从2002年才开始实现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咸菜稀饭吃不饱,要用萝卜山芋大麦片子凑,十天半个月或能沾点荤腥,那就是奢侈了。九十年代中期,温饱刚刚解决,这时候又面临新的困境,无法享受稀缺的福利分房,三代人弟兄俩蜗居在不足70平的小房子里,地上搭,空中架,仍解决不了问题,大雨地面进水,门口要打坝,受窘且压抑。唯一的途径是想方设法自己买房。这说起来轻松,做起来可不轻松。钱从哪里来?凭借工资一点点攒不容易,唯有从嘴上省下肉,从稻糠里榨出油,业余时间,再卖卖力气苦点钱,以加快速度。人,总是有梦想的。有梦想,就义无反顾。

刚巧,经人引荐认识一位村镇的房屋开发商,他心地善良,规划中的期房,只要我们先付一万元定金,尔后逐年两万一万或五千元偿还,并且不收利息。想想这个还行,虽然远离闹市区,咬咬牙就坚定地迈开了这一步。

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。一年国庆前夕,单位一同事向我借3000元急用,这位也是有泪不轻弹的主,不到万不得已不张口,我不能拒绝,但说好一定要在元旦之前,最迟在春节之前还给我,我需要这笔钱凑凑还房款呢。

到了2001年底,我的房款终于全部结清,用了五年零七个月时间,总价10万元。我的一颗心彻彻底底地踏实了。不知不觉中,开始吃肉自由,想吃就能够买。

随着时间前行,吃肉的冲动已没有往日强烈。现在反而觉得,鱼生火,肉生痰,青菜萝卜保平安。

星期六清晨,带点母亲爱吃的零食水果,我独自骑着电动车,哼着小曲,踏上了回娘家的路。车子渐渐骑近老家大院,远远地就听见熟悉又热情的“汪汪”声——那是我家小狗仔在呼唤。它仿佛守着时间的约定,灵巧地捕捉到车子驶近的声音,便早早奔到院门口,欢快地跳跃着,摇着尾巴,用声声吠叫告诉家人“小姑奶奶回来了”。

母亲早候在门里,笑容如阳光般温暖。“大姑娘回来啦!”她惊喜地招呼。久未归家,看着灰尘已悄悄爬上屋子的角落。我挽起袖子,打水擦拭,灰尘在阳光下纷纷扬扬地飘浮,像被惊扰的旧时光。打扫清理完屋里屋外,看到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,锅碗瓢盆在碰撞中奏起家常的乐章。灶火热烈地舔舐着锅底,不久,米饭的自然香气便如柔丝般缭绕而出。

饭后与母亲叙叙旧事聊家常:小时候您教我包粽子,年年包,现在已成习惯了,端午节包点粽子送给左邻右舍,大家

周末上午,我在菜地里忙活。抬头间,瞅见李奶奶站在菜地边,脸上堆满笑,看样子有事找我。

李奶奶见我直腰,立刻招呼说:“师傅,忙好了没?我又把老头子的手机弄坏了,你到我家看一下吧……”

去李奶奶家途中,我打趣道,这回大爷有没有像上次一样发火?上次李奶奶刷抖音不小心把手机弄得黑屏,大爷以为手机坏了,责怪并叮嘱李奶奶以后不要随便碰手机,手机弄坏了,孩子就不好打电话来了。大爷看见我来,忙不迭地递上手机。我接过来查看,没啥毛病,只是手

回娘家

□ 姚永珍

都很高兴呢!上次您给的腌制萝卜干,带到单位,同事们都说好吃,夸您手艺棒哦!我准备再带您出去旅游哦,这次想去哪儿呀……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不觉日头已偏西,母亲说:“去菜地吧,弄点菜!”小菜园里泥土湿润,在阳光下散发出朴实的芬芳。我俯身摘取饱满的茄子、碧绿的黄瓜、红艳的西红柿,放入篮中。

天空出现了晚霞,我准备回家了。踩着车子脚踏,回头看到母亲的身影渐渐变小,最终融于暮色中老家熟悉的轮廓里。

回到家中,我打开车篓子,取出这沉甸甸的馈赠,小心翼翼地瓜果蔬菜安放在厨房一隅。湿润的光线里,它们静静地躺着,仿佛携着老家泥土的呼吸和母亲手掌的温度。

师傅

□ 黄桂英

机亮度调暗了,三下五除二搞定。大爷点开抖音,一切正常,忍不住夸赞说:“还是你懂,不费事就修好了。”李奶奶一旁接话说:“还要你夸!没两把刷子,庄上人就叫她师傅了?”

刚回到家,87岁的邵老太已经带着她的老人在等候。老太着急地说道:“师傅哎,快帮我看,手机咋不亮了,一点声音都没有,我才充过

嘿,小不点

□ 林革

嘿,小不点,你来了!你终于来了!

我不是个迷信的人,但我和全家都已经相信,你是以冥冥注定的方式出现的。

虽然你的降临已经有了科学的预测,但原本还存在些许随机的预产期,由于你顺产的那一天显得格外特别甚至神秘。

2025年3月26日,适逢你太婆90冥寿,我和你大姑奶奶、二姑奶奶三家准备好祭礼驱车前往墓园,途中谈及还未出生的你,大家都兴致勃勃充满期盼。问及预产期,你奶奶笑盈盈地回答就在这几天。快到目的地时,你爸爸突然急乎乎来电,说你妈肚子痛正送去医院。你奶奶顿时慌了手脚,电话联系确认暂时无碍才稍稍宽心。

火急火燎赶到医院,没想到产科为了新生儿身体健康,严格控制进入人数,我好说歹说仍被拒之门外,最后还是你爸出来才放行。远远瞅见挺着肚子按捺紧张的你妈,只能攥起拳头示意加油,估计你见了也会跟其他人一样忍俊不禁。

探视时间极短,被迫退出。回到你的新家,基本就是坐立不安和手足无措了。带了U盘和书籍可啥用没有,做什么都不能集中注意力,满脑子都在想象你的模样。在门外抽烟转悠,到屋内细数地砖上细微纹路,时间仿佛流逝极缓,四周只余下寂静与我的焦灼。就这么捱到晚上,不放心又电话联系问情况,值班医生说估计今天不会生养,这才上床睡觉。

迷迷糊糊间突然手机震动,立马跳起,电话那头传来你奶奶明显控制的声音:“生了!顺产!孙女团团22点33分呱呱坠地,体重6斤6两!”立马转告大姑奶奶、二姑奶奶,群里立马炸开了锅。

那一夜,我毫无睡意。感觉是,收到你降临的喜讯,满世界都弥漫着林宅添丁增口的喜庆氛围,至少我是这样想当然认为的。

我得告诉你,全家早就开始为你筹划准备各种必需品,生怕届时的激动开心打乱周全之备。即便如此,当幸福降临时,喜悦还是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。好在,在此之前,接受任务的我和你妈绞尽脑汁为你起好了小名和大名。小名团团是由于你爸特别喜欢奶奶老家姜埭的小吃青团,灵机一动给出的建议,本着对“女儿是爸爸贴心小棉袄”的认可,全家欣然接受,想必你也不会有异议吧?你的大名为林霖,表面似乎很简单,却暗藏深意。霖字上“雨”下“林”,“雨”隐喻“三月的小雨”,显春光明媚、草木葱茏之态,“林”却除本姓之义,呈聚类成势、生机勃勃之势;两相搭配相得益彰,雨润林木旺盛,林衬雨水丰沛,洋溢滋养生长的美好寓意;而且姓和名同音,既朗朗上口又显得特别,有效降低重名率。颇有趣味的是,这个大名是我和你妈各自拟用名中唯一的交集,可谓不谋即合。

当我第一次在忐忑中见到月嫂抱着的你,爷爷的心脏如暴雨中的梧桐叶子般剧烈摇晃。这就是我的小孙女,真真切切可爱的小天使啊。小不点,你裹在柔软的襁褓里,让人心疼爱又纠结于不知该如何安放这神圣的托付。你粉嫩的小脚丫偶然间触碰到我的掌心,那温软细腻的感觉犹如花瓣轻抚心尖。当我粗糙的手指和你细嫩小手相触,你轻轻攥紧了我的指尖,就在一瞬间把鬓发染霜的我轻轻拽入崭新世界的

大门。你偶尔如露珠般清澈的笑靥,总是在一霎时抚平我岁月积累的每道褶皱;你奶声奶气的哼唧,总在顷刻间把我积攒半辈子的温柔都融化在眼眶里。我痴痴地凝视着你,直到窗外的月光爬上你的摇篮。你的睫毛轻轻颤动,像是藏着整个银河的星光。小不点,睡吧,梦里会有萤火虫提着灯笼,会有槐花酿的甜梦。等明天太阳升起,你会慢慢长大。往后的日子,我们会给你扎起羊角辫,穿上漂亮的小衣裳,一起在草地上把蒲公英吹成小伞兵,一起捡枫叶做书签,一起在葡萄架下躲猫猫,一起去家庭农场挖荠菜,一起到乡下看金黄的麦穗,一起去海边捡拾贝壳,一起数着满天星斗听蟋蟀在墙角拉琴,一起去走石板路数向上的台阶……把你的童年点缀成一首吟唱不完的童谣。

嘿,小不点,你来了!你终于来了!我代表全家欢迎你!

电的……”我接过手机,试着按开机键,手机音乐响了起来。老太见了笑着说:“师傅手就是巧,但是一人巧不行,你要把我们学生教会了。不然,我们有一点儿事,就要来找你麻烦。”邵老太小时候上过学,脑筋也好使,于是,我耐心地教她如何开关机,老太一点就通。临走,老太夸赞说:“师傅人好,手巧,从来不嫌麻烦……”

“师傅,帮我看一下,抖音打不开了。”“师傅,我不小心按错了遥控器上的键,电视调不起来了。”“师傅,又要麻烦你,空调开半天了,房间里还是没有冷气。”小师傅我的活越来越多,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……